



瑶乡龙渣深山里
的“白米下锅”瀑布

06

株洲日报

神农城迹

2023年9月5日

星期二

责任编辑:郭亮

美术编辑:王卓

校对:杨卓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vzhv83@163.com



文化动态

刘克胤诗集 《自得集》出版发行

黄明

近日,刘克胤旧体诗集《自得集》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,全国新华书店公开发售。本书系“当代诗家”系列丛书的一种,收录刘克胤旧体诗400余首,是作者从近十年创作的佳作中精选而来。

刘克胤钟爱文学,尤好诗歌,繁忙公务之余,创作了大量现代诗歌与旧体诗词作品。曾参加中国作协《诗刊》社举办的第二十四届青春诗会,出版有《城市管弦》《无名烈士墓前》《刘克胤诗选》《真实的声音》等现代诗歌诗集。近十年来,他专攻旧体诗,始终秉承“新韵、新语、新事”的“三新”原则,融新诗写法,而入从容晓畅之风格,笔调写实,意境则见出化古为今之用心,为当代诗歌写作呈现了独特的风貌。

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俯瞰图



株洲往事

茶陵:不老的红地标

聂鑫森

因远古的炎帝神农氏,“崩葬于茶乡之尾”,得名而镶嵌于史册的湘东茶陵,与省会长沙遥遥相望,和圣地井冈山紧紧相依。

茶陵,茶陵,深水畔我听过船工号子,云阳山我浴过晓雾夕岚,穿行过飘香稻米香、茶叶香的集市,走访过堆满生姜、大蒜、白芷的农家小院,数点过古城墙、古书院、古州衙,触摸过老苏区的牌匾、梭标和土地,这是块文化的厚土,从唐至清,诞生过一百二十七名进士,此中有闻名遐迩的四大学士、两状元;创立过以李东阳为首的“茶陵诗派”。这是个红色的摇篮,在井冈山血与火的严酷斗争中,有三万余人慷慨捐躯,有二十五名中将、少将迈入开国将领的行列!

癸卯夏,我再次探访茶陵。

我走进了城东的古州衙。它始建于宋代中叶,曾在原址上几毁几立,最后一次重修是2005年。过照壁,依次是头门、仪门、戟门、大堂、二堂、三堂、廊舍、内宅,赫赫五进院落,两厢房舍俨然相对。青瓦白墙,圆柱方窗,斗拱飞红,画栋溢彩,呈现出徽派风格的端庄、秀雅。

我站在位于大堂甬道中央的石牌坊前,石质古旧,经历多少岁月的风霜雨雪。横额的正面和背后,分别刻写着“公生明”和“清慎勤”的端方大字。这不过是朝代代政者的美好理念,黎民百姓万般无奈的祈愿。衙斋听雨,尽是民间疾苦之声;醒木惊堂,难断穷乡冤屈之恨。

当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播向茶陵,这里便呼啦啦燃起冲天烈焰。它“军重控扼”湘赣交通要津,成为井冈山西边的门户和屏障,始终屹立在毛泽东的视野之中。他亲发命令,于1927年的十月和十一月两克此城,并在古州衙成立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——茶陵县工农兵政府。二十多天后,当毛泽东得知第一团团长陈皓等人欲叛变投敌,他便率部从宁冈茅坪启程,途经茶陵坑口墟、洙江中瑞村,赶到湖口,果断地处决了叛徒,平息了革命初期的一次重大危机。

我不知道毛泽东是否在临过这座古州衙,但在当时,他的声音却在这里回响。他对茶陵这块热土的珍视,对茶陵人的赞颂和期望,可说是旷日持久。以至三十八年后他重访井冈山,于1965年5月21日途经茶陵,并在此留宿一夜。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唯一的一次在县城小住,可想而知茶陵在他人生的履历中,有着何其深刻的印象!

告别古州衙,我又走向林木郁郁的县委大院。一栋老式的两层红砖小楼凸现在眼前。这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县委常委办公楼。当年在一楼的一间办公室里,临时改进了宽大的木床,摆上两把旧藤椅和一个老式写字台,便成了毛泽东的卧室。直到今天,一切如故,简洁、朴素得令人难以想象。

那个夜晚,毛泽东让人借来一套古香古色的《茶陵县志》,兴致勃勃地阅读。屋里的灯光,一直亮到凌晨三点多钟。我猜测当年在井冈山的战火岁月,酷好文史的他,是应该读过这套书的,当他七十二岁时重温旧籍,定然充满了对往事的追思,激荡起一怀澎湃的诗情。他在此行中所写的词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中,“三十八年过去,弹指一挥间”的万千感慨,“可上九天揽月,可下五洋捉鳖”的壮志不已,曾让无数人浮想联翩。

第二天上午,毛泽东得知县里领导同志渴待谒见他的心情后,欣然应允,并在洒满温煦阳光的红楼前,与大家合影留念。尔后,在掌声和笑声中,车队驶向井冈山……

一年后,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,在株洲的一家工厂当工人,曾与一群青年伙伴去探访井冈山,途经茶陵,曾走进这个县委大院,红楼外到处是火红的语录牌和火幅的标语。

几十年过去了,大院还在,红楼还在,一代伟人毛泽东却早已离开了我们。而铁血铸就的江山,不断融入改革开放的贵重金属,更加晶光耀眼了。

走出红楼,门前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木。是当年的幼树长粗长高?还是伟人离别后众手新栽?历史的年轮自有清晰记载。一场场冬雨,一度度春风……

茶陵啊,你的古州衙、旧红楼,怎不令探访者络绎不绝?

成了禽鸟的快乐天堂。如此一来,区区桃虫想在仙坪桃园觅食,无异于自投罗网。所以仙坪黄桃根本不需要人工套袋,可任其无拘无束地自由生长。大姑仙独特的自然环境,给予了仙坪黄桃无与伦比的生长条件,加上温差大,光照足,土质肥,使得仙坪黄桃独具特色,个大味甜。

姑父给我选了一个足有一斤重的超大黄桃,咬上一口,香脆甜顿时蹦上舌尖,余味环绕在唇齿之间,久久不能散去。不过稍有不足的是,那时因为道路不够通畅,运输不够及时,如此优质美味的黄桃,要走出这山坳坳,还确实有点跟不上外面食客的需求节奏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转眼十年过去了,今年大学毕业的我,通过考公,来到炎陵这块热土工作。再次打量曾经走过的地方,眼前多了许多现代城市的元素,“古茗”“一点点”“肯德基”“戴永红”等网红新店,陆续入驻县城最繁华的街道,引来了流量,带来了效益。

印象中胖子老板的米粉店,增加了线上外卖的业务,生意比往年更加火爆,前来取餐的外卖小哥,在粉店门前排起了长队,据说还带动了周边其他几家小店,一天天忙得手脚不赢。每天一大早,一碗碗米粉的香味此起彼伏,准时向县城的上班族、休闲族、游客族亲密问候。

姑父当年工作的瑶乡龙渣已和附近的乡镇合并,成为中村乡的一部分。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差溪乡仙坪村,这些年收获了乡村振兴政策的一拨又一拨红利,通过转型挖掘当地的特色旅游资源,形成了以黄桃为龙头,带动餐饮、住宿、观光农业的多合一经济体。通往龙渣和仙坪的水泥窄路,经过不断提质改造、拓宽硬化,变成了双向两车道的柏油路。如今,山窝窝里的老百姓都是开车载着他们自家的黄桃,第一时间走出大山,第一速度通过快速进入城市的大街小巷。

炎陵变了,城镇变得更加鲜艳,乡村变得更加厚实。我也变了,挥手十年间,我已爱上了这座宜居宜业的山城。从走上炎陵工作岗位第一天开始,我就将成为一名致力于炎陵发展和改革的忠实服务员。这是缘分,更是热爱。

乡老百姓有了这个聚宝盆一样的大家伙,柴米油盐似乎有着妥妥的依靠和安逸。不过,在民国前,由于奸商贪官盘剥,瑶乡百姓食不果腹,衣不蔽体,苦不堪言。日子熬不下去的瑶民,只得离开故土,流亡他乡。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,百姓翻身做了主人,才结束了这种饥寒交迫的境况。将气势恢宏的大瀑布喊作“白米下锅”,既是瑶乡人对曾经遭受剥削压迫无米下锅的控诉,也是对新社会有米下锅丰衣足食的点赞。

随着106国道纵贯龙渣乡南北,“村村通”项目的如期兑现,打通了当地交通闭塞的“任督二脉”。一条条山区道路,就像一行行经脉,让瑶乡和县城心手相连,快速来往。“白米下锅”旁的酒楼饭店里,客客水酒、瑞家腊肉、农家烟笋交织飘香,招揽着南来北往的客人在此歇脚打尖。红火的生意,给地势偏远的山村见播撒了许多惊喜和开心。

叫得绝的,当属炎陵黄桃了。姑父说,这是一块让炎陵走出罗霄山区,踏上全国乃至世界各大平台的金色招牌。每年七八月份,一枚枚黄澄澄的黄桃,稳居高山枝头,随风摇摆,胖乎乎,悠悠悠,煞是诱人。

品质最佳的黄桃产地,差溪乡仙坪村算得上是头一个。炎陵其他区域的黄桃,到了6月时,都要按照农技员的技术示范,逐一给每个黄桃套上纸袋,包裹得严严实实,以阻止病虫害闻香贪吃。而仙坪的黄桃,全部“裸体出镜”,没有一个套袋。这不由得激起了我的好奇心。

位于大姑仙上的仙坪村,海拔约莫1600多米。姑姑姑父驱车带我前去摘桃品桃,拐上半晌小道后,九曲回肠的山间小路,窄得只能容下一台小汽车单向行驶,偶遇会车,就要小心翼翼地往有岔路的口子让道。登上大姑仙,走入仙坪村,山脚的云雾飘渺升起,让我们做了一回云游雾海的神仙。

山顶桃树密布,曲径通幽,宛若世外桃源。在知了吱吱鸣叫,喋喋不休的三伏天,此处不到25℃的气温,外加时不时侵袭我们的冰凉山风,我们只得赶紧穿上外套防止着凉。

海拔高,温度低,生态优,这里

李立与朱亭

马立明

书院,始建于南宋宁宗年间(1195—1200),是朱熹弟子钟震(字主一)选址所建,故名“主一书院”。明末清初,书院毁于战火。清道光二十年(1840年),湘潭知县、县丞倡募募捐,集银数万两,在原“主一书院”旧址上建起了一座规模更大的书院。主修者依据山形水势之地貌,取名“龙潭书院”,该院院匾四字,由清代名臣左宗棠书题。民国十六年(1927年),书院改为湘潭县立第三高等小学,新中国成立后与朱亭的敬道小学、树才小学合并为湘潭县立三二完小,1958年,学校迁往他址,书院亦逐渐荒废。

“听妈妈讲,那时候因为他们俩都穿得较一般同学讲究一点,父亲也属于能开得起玩笑的‘活跃分子’,同学们当时流行‘配对子’,常把他俩配成一对”(见《小巷深处是吾家——记我的父亲李立教授》,李荔白著)。可见,李立教授与谢晓茵女士,青梅竹马,同窗共读。

李立师和谢晓茵女士就读湘潭县立第三高级小学(龙潭书院)时,按现在的说法,是就近入学。谢晓茵,生于朱亭长于朱亭,距龙潭书院不过三四里地;而李立从小就生活在外祖母家的小花石(今称花石),距龙潭书院也不过一二十来里地。那时他们穿着“较一般同学讲究”,原因是李立出生于书香世家,加上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绅士,生活自然宽裕。而谢晓茵家地位更加显赫,父亲是朱亭



炎陵支柱产业之一——摇曳在枝头即将成熟的黄桃

十年,一座小山城的嬗变

覃覃

十年前,我刚小学毕业。在培训、研学、补课甚是内卷的背景下,“压力山大”成为每一个孩子的问题。趁着小升初放暑假的空当,我暂时抛开作业的包围,来到炎陵县姑姑家,度过了一个快乐的暑假。

3个半小时车程,我从喧嚣繁华的省城长沙置身清秀平静的小山城。清风扑面而来,这是炎陵给我的第一印象。

生在城市,长在城市,当然不识炎陵习俗,不懂炎陵客家话,更不了解炎陵的传说故事。“城里伢子”,是县城里所有熟悉姑姑姑父的人,见面打招呼便给我贴上的标签。

站在姑姑家的阳台上,每天都能望见北向矗立的笔架峰,刚柔相济的山峦线条,高耸入云的广播电视发射塔,清晰可见。巍巍笔架峰宛如引领一条舞动小蛮腰的卧龙,守护着这个人口不足20万的小山城。

融入这座小山城,当然也是从一碗米粉开始。“胖子”老板在霞阳桥旁边开了一家米粉店,一大早就从农贸市场买回来的新鲜前腿肉爆炒松软,本地农人用有机肥喂养的青辣椒和老姜片过油后增色提味,熬了大半夜的排骨汤冒泡溢香,细长柔韧的山泉米粉劲道弹牙。这碗一点都不花里胡哨的青椒炒肉米粉,以原汁原味新鲜食材为筹码,把他家的招牌做得响当当。每天早上,附近街上的人见面打招呼都会说,走,到胖子那里嗦粉去。听得出,言语间已经流露出对这碗米粉的习惯和依恋了。

合并乡镇政策落地之前,姑父在龙渣乡工作。趁着周末,姑父带着我到他工作的地方溜达了一圈。这个面积不算大的瑶族乡,却写满了岁月的故事。映入眼帘的一条“白米下锅”瀑布,堪称深水之源,飞流直下三千尺,悬挂着当地人对粮食入仓入口的无限遐想和期许。

龙渣乡地形中间低,四周高,好似一个农家做饭炒菜的铁锅一样,稳稳地架在山间盆地。瑶族

株洲文脉

李立,当代湖南书画界领军人物、全国著名金石书画家、长沙理工大学教授、我敬爱的老师!

朱亭,千年古镇,史称蒲湾。南宋乾道二年(1166年),大儒朱熹偕岳麓书院院长张叔南游衡岳,途经蒲湾,应当地富绅之邀,结亭讲学,后人纪其事,乃改“蒲湾”为朱亭。如今,朱亭已成为“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”。

李立与朱亭,说来可有些故事呢……

李立,1925年出生于朱亭对河(今洞口区龙船镇楼厦村中湾屋)。此地与朱亭,1959年前都隶属湘潭县管辖,故李立老师早年在向人介绍自己的出生地和“艺术简历”时,常称自己是湘潭人。李立和他的夫人谢晓茵女士,年少时都曾在这里读过书,“我的母亲谢晓茵比我父亲小一岁,她与我父亲的初识在读小山的少年时代。他俩同时就读于湘潭县立第三高级小学”(见《小巷深处是吾家——记我的父亲李立教授》,李荔白著)。这“湘潭县立第三高级小学”,就是朱亭镇附近的“龙潭书院”,从民国十六年(1927年)始,这湘潭县立第三高级小学牌子就一直沿用至新中国成立。1950年,湘潭县立第三高级小学更名为湘潭县第三十二高等小学,当然,这是后话了。

湘潭县立第三高级小学的前身龙潭